

山河为碑——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 高维忠

湘江染色

那年的江水
咽下太多未曾说出的告别。
八万双草鞋踩过浮桥，
一半的脚印，
永远陷进淤泥，
却把红，
染进江水的脉搏。

枪声歇了。
江水恢复透明，
继续流着，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偶尔，
某个漩涡深处，
卷出一顶变形的军帽，
或半张湿透的家信——
字迹洒开，
像未干的血，
也像春天误开的茶藨。

那些沉下去的名字，
长成水底的化石。
青苔覆上去，
鱼群游过去，
再无人喊出它们。
只有每年春天，
涨潮时，
水声突然变重——
重得像那年，
抬不起来的担架。

蹚过江水的脚步继续向北，
带着从江心捞起的、
湿漉漉的信念。
后来他们翻越雪山、走过草地，
衣襟上湘江的水渍，
始终没有褪净。

如今我站在岸边，
看渡轮往返。
江水如此平静，
平静得让人忘记，
它曾经那样红过、那样慢过——
慢到足够让一个时代，
在河床上刻下深壑。

而江水记得，
每年十一月底的夜晚，
水底会浮起无数微光——
那是未及呼唤的名字。
水面上仿佛有无数只手，
继续托举着，
那座通向彼岸的桥。

铁索桥寒

我们曾是冰冷的，
横在大渡河两岸。
那些年，只有风
穿过铁环之间的空隙。
只有云偶尔驻足，
像忘记带走的预言。

直到那个下午，
枪声将我们惊醒。
一双双手攀上来——
那是从湘江水面伸出的，
没有沉没的手。
滚烫的，流血的，
带着南方稻穗的温度，
也带着江底化石的记忆。

他们攀爬时，
我们第一次尝到疼痛。
铁环嵌进掌心，
身体悬在半空，
脚下是水的嘶吼——
那是水里曾有湘江的支流，
浸过未寄出的家书，
与八万双草鞋的印记。

他们过去了，
带着江水浸透的决议。
我们继续悬着，
锈迹慢慢爬上来，
像迟到的勋章。

如今游客举起手机，
指认我们为文物。
只有铁环记得，
那天黄昏有多少震颤，
沿着十三根骨头，
传到对岸。
而最深的那道环缝里，
还嵌着半片

未曾落下的指甲。

雪山无痕

那些年，雪山一直缄默。
我们抵达时，
它才开始开口——
用朔风，用飞雪，
用肺叶里结冰的呼吸。

草鞋烙在它的脊背，
留下转瞬即逝的刻度。
单衣里的体温，
让某块岩石短暂融化。
它记得我们缓慢的蠕动，
像一行字，
爬过大地经卷的某一页。
那些脚印里，
有湘江的水渍，
有铁索的锈屑，
有未干透的汗与血。

我们并非要征服雪山。
只是路过，只是
在它最高处，——
卸下一些喘息——
那些从江水底部带出的，
从铁索中间穿过的，
沉重的喘息。

它赠予我们一种轻——
轻得像能
从云端走回人间。
用雪白洗去血污，
用极寒锤炼火种，
用四千米的海拔，
让离地面最远的人，
离信仰最近。

后来者谈及雪山高度，
只说皑皑雪线以下，
那些没有名字的脚印，
怎样让一座山，
从地理走入史册。

当雪山融水汇成洪流，
山脚下水声不息——
那声音里，
有湘江的呜咽。



荔风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一树橘红，半生余韵

■ 庞志超

在化州住了几十年，家门口就是鉴江，江水日夜流，不会等任何人。院里几棵老橘红树，年年花开花落，枯枝干上总能冒出新芽，一年重复一年。这片橘红树是父亲三十多年前亲手栽下，从前下乡巡查乡村公路，沿路连片橘园少见；这些年乡间道路拓宽，货车直达果园，橘红成了乡里增收的生计。修剪枝桠时总想起父亲侍弄果树的模样，一代人守树，一代人赶路，江水与果树看着两岸日子慢慢变好。

有空我就拿剪刀修树，剪掉枯萎的枝条，扫干净一地落叶。老树树皮粗糙，摸起来扎手，忙活一阵就满身是汗，在树下吹吹风，心反倒静了。人到中年才察觉，年轻时争强好胜，什么事都不肯认输，那股犟脾气，早被日复一日的居家日子磨平。夜里坐在门前看江水，时常琢磨，这辈子天天早出晚归不停忙活，到底图什么。

年轻那会儿认死理，非要找出人生一个标准答案，总觉得想通透一切，生活就不会有遗憾。那时候做人绷得太紧，凡事非要分出对错，半点不肯让步。这么多年，送走长辈，见证身边人起落，冷暖人情全都体会过，才慢慢明白，人生根本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每个人处境不一样，选择不同，心里的想法自然不一样，谈不上绝对的对错。以前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处，放不下的心结，隔几年回头看，根本算不上大事。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慢慢想开，最后学会放下。

时间公平，也无情。千百年来，无非草木枯荣，四季轮换。放在漫长岁月里，短短几十年，转瞬就过。正因为

清楚生命有限，我们总慌慌张张，遇事反复纠结，白白给自己添烦恼。

为养家糊口，常年奔波操劳，怕老来无人依靠；偶尔想停下来歇歇，心里又发慌，担心手头拮据，遇事没人帮忙。单身有单身的冷清，成家就要扛柴米油盐的琐碎。活到中年才算想明白，世上没有完美选择，无论怎么走，都会留有遗憾，缺憾才是生活常态。

路只能自己走，没人能替代。亲人朋友再贴心，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心底藏着的疲惫、委屈，外人只能看见表面，没法真正体会，更不能替我们扛下难处。

就算亲生儿女，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路。他们不是用来弥补我年轻时遗憾的寄托，更不用完成我没有达成的心愿。做父母，好好养育，能搭把手就搭一把，剩下的路，只能让他们自己去闯。

年纪大些，才看清身外之物都是虚的。钱财房子、虚名脸面，一辈子拼命争抢守护，走的时候一样带不走。不少人无病无痛，心里踏实，夜里睡得安稳；不用刻意讨好谁，不必勉强迎合别人，活得放松自在就行。

少年时总向往远方，觉得走出去做出成绩才算圆满。半生风雨走过才懂，舒心日子，无关旁人眼里的光鲜。只求身上无病痛，心里踏实，夜里睡得安稳；不用刻意讨好谁，不必勉强迎合别人，活得放松自在就行。

我们大多是普通人，没有传奇经历，也没有亮眼成就，守着一日三餐平淡度日。平凡不代表虚度，好好善待

家人，守住本心踏实过日子，这就是普通人实在的价值。

就如院中那棵橘红老树，历经风雨，却依旧从容抽芽。年岁越久，心态越平和。不再钻牛角尖，不和旁人攀比，不困在过往遗憾里，也不为尚未发生的事徒自生忧。学着接受世事多变，包容人情冷暖，接纳生活所有不完美。对父母尽孝心，对子女尽本分，待人真诚，相处顺其自然。人到中年，心安自在，比名利重要得多。

越往后过日子，越懂得珍惜。人世少有长久的来日可期，相逢来得突然，告别往往仓促。想见的人趁早见面，想做的事别一拖再拖。放下多余执念，卸下心理包袱，坦然接住生活里的风雨，守好眼前平淡日常。

走过半生，心里彻底想开了。人生本没有与生俱来的意义，所谓活着的价值，都是一天天踏实过日子慢慢攒下来的。不必强求完美结局，不用苛求事事顺心。顾好自己身体，守住本心，看淡得失，接纳世事无常，就是最好的活法。

人世浮沉，皆是匆匆过客，再繁盛的光景岁月，终会归于寻常平淡。行至中年，渐渐褪去浮华执念，不逐虚名、不困烦忧，只静静守着门前鉴江流水，院中岁岁橘红。三十余年草木枯荣，不仅是个人半生的心境沉淀，更是家乡橘红产业生生不息、乡土烟火代代相传的生动见证。一树芳华滋养一方水土，一方烟火安稳万千人家。我们寻常普通人，各守本分、各安心绪，踏实度日、默默耕耘，便拼凑出这世间最安稳温暖的人间光景。

甜蜜大成

■ 向梅芳

在“大成”的前面加上“甜蜜”二字的理由就一个：大成镇北梭村的方柿子甜。

我是在十多年前知道北梭有柿子的，而且是从吃惯京柿的北京朋友的偏爱中知道信宜也有柿子，跟自己吃惯了的软柿子完全不一样的脆生生的柿子。

那是十多年前的秋天，火红的柿子成熟的季节。在电白海边，一次省政协组织的调研座谈会上。座谈尚未开始，大家互致问候彼此闲聊着，邻座的康董董事长忽然悄声问我有没有北梭甜柿的直销联系方式。见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又补充说：他北京的朋友特别喜欢吃广东柿子，想让他快递一些过去。

他北京朋友说的“广东柿子”就是广东信宜北梭出产的北梭甜柿，从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削皮吃的柿子。因为外形与圆周的京柿不一样，而是呈方形，所以也有人称其为方柿子。北梭人直接就叫这种柿子为北梭甜柿。

记得有一次铁凝主席到广东指导文学工作时，曾经调侃过一句“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给孩子取名字”，意思是说的是广东作家总是不会给自己创作的作品，比如书，取一个好的书名。这一点自然无需求证。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广东人取名字通常以“朴素”取胜，比如从国外引种过来的木棉，广东人就叫异木棉，因为好看就在前面加上了“美丽”二字，称“美丽异木棉”。倘若有人简称“异木棉”，是不被认同的，必须得称“美丽异木棉”。这不，北梭的方柿子脆甜脆甜的，北梭人就给它取名“北梭甜柿”。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北梭甜柿。因为之前只吃过软软的京柿，受软柿子吃法的影响，不敢想象未经去涩的脆生脆生的柿子怎么能吃。所以一直不敢吃。直到这次到大成采风，看见大家都吃才吃了。

这一开吃可了不得，吃了好多块都没有停下来，最终吃撑了。

我们是带着北界采风留下的余韵来到大成的，秋天的信宜，只有这两个地方有可以即食的美食。很多文艺作者原本就是冲着北梭甜柿来参加这次采风活动的。

迎接我们的是两个大托盘装的切成片的北梭甜柿。红灯橙脆生汁液充沛的北梭甜柿。

北梭甜柿是真的很甜，清清淡淡又鲜又美的甜，爽脆爽脆的，还有天然的独属柿子的香。是那种沁人心脾的甜和香。

吃不腻的甜，闻不够的香。

确实不负“晚秋第一佳果”“广东珍品”的美誉。大家品尝着、饕餮着，没有一个是矜持的。直到两大盘的柿子都吃完了，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又悄无生息地送上来一盘，才纷纷惊觉吃得有点多了。

我信步走上二楼，见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忙碌，每张办公桌上都放着几个柿子。我站在最前面的办公桌前，信手拈起一个长得方方正正金黄金黄的大柿子，爱不释手，问：“这个可以给我吗？”

正在削柿子皮的后生仔头也未抬，答：“不可以。”

大约是第一次遭到这样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的拒绝，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你削好了也是给我们吃的，这个不用你削……”

“这是用来检测的。”另一张办公桌后面的年轻人代答。

我转过身，才留意到他的办公桌上整齐地排着好多小瓶子，比医院里抽血化验的瓶子还

一城风华，必有一湖藏韵。

在福田繁华腹地，香蜜湖静卧都市中央，揽四时清风，纳一城烟火。它从岁月深处走来，承载着深圳的成长记忆，拥抱着湾区的开阔浪潮，以一池碧水的温柔与包容，从深圳的湖、湾区的湖，悄然成长为世界的香蜜湖。

岁月底片：烟火人间的青春回响

若把时间拉远来看，香蜜湖正可作为一代人青春的记录，是深圳旧时的浪漫。

过去所称的香蜜湖度假村或南国流行的娱乐城正是当时最生动的烟火地。过山车疾驰而过、夜景灯光把人带入梦幻状态，街边飘来的粤式小吃味道对少年说来是安慰，对市民是温情。就旧照片而言，香蜜湖原是热闹的所在：游人多、笑声大，湖中倒影有霓虹、有星展，似乎全城那种热烈的期待、渴望都集中、落脚于此处。

后来，旧厂房迭代新生，化作文艺雅致的1979 文创街区。老时光的肌理未褪，新潮流的气息生长，新旧共生，温柔绵长。一位在此经营独立书店的店主曾对我说：“香蜜湖最动人的，不是它有多新，而是它记得自己从哪来。”那时的香蜜湖，藏着深圳破土生长的蓬勃朝气，是城市烟火最动人的注脚。

生态留白：都市腹地的诗意栖居

时间向前，城市更新。虽有高楼成群地出现，有都市的光华逐次绽放，香蜜湖却不陷于嘈杂之中，倒是以从容来面对变化。

百万方绿意是城市难得拥有的“生态绿核”。山林苍翠、花径幽香，空中栈道依林而设，生态水缓缓流动，以自然、生活、文艺作温和的联结。儿童文学艺术小镇有书卷气息，图书馆不喧不躁，婚礼礼堂温柔多情，四季的花事各按时序展开。清晨所见是老人临湖练太极，动作从容云随风动；傍晚之景为孩子于草地上奔跑，欢笑明净如铃铛。清风吹拂林梢，湖面泛起细鳞般的光，使都市最珍贵的一隅仍保有疗愈的诗意空间。

这不是简单的“城市绿化”，而是一座城市对“何为美好生活”的深沉回答。在 GDP 与天际线不断攀升的同时，福田选择为自然留白，为诗意留白，为人心的安宁留白。这里有市井烟火的温暖，有笔墨书香的清雅，更有绿水青山的静谧——是深圳最温柔的留白，也是最深沉的远见。

要小的小瓶子。

原来他们是专门负责检测柿子表皮残留物质的，难怪削了这么多皮。

检测……什么残留物质？

主要是检测有没有农药残留。

哦……那那些都检测出有没有呢？

目前没有检测出有农药残留。

就是说，这里的每个北梭甜柿都是绝对安全的。

我像发现了新大陆，快步回到楼下，将自己在二楼的见闻简明扼要地报告给大家。好几个文友听说后都上到二楼，要看个究竟。未了自然是安心又愉快地回到楼下。

北梭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位于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面，四周群山耸立，层峦叠嶂。境内千峰滴翠，百溪争流。

北梭村大大小小的山头，平均海拔 700 米以上，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独特的高山气候与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各类水果理想的生长之地。也因此，北梭村盛产各类特色水果：全世界成熟最晚的龙眼——北梭龙眼，北方人心心念念的脆柿子——北梭甜柿，还有北梭三华李、山楂、佛手……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称为“地理标志产品”的便是这北梭甜柿了。

我们这次吃到的是一种名字叫“富有”的北梭甜柿。北梭村 2003 年引进来试种，前后花了 5 年的时间才被确认试种成功，于 2008 年开始大面积种植。

“富有”甜柿在树上成熟后自然脱涩，从树上摘下削皮即可直接鲜吃，不需要像京柿那样经过工序繁琐的人工脱涩、变软。

“富有”是北梭甜柿的品种名称，就像蓝色妖姬、拿铁咖啡等是玫瑰的品种名称一样。

同行的几位摄影家协会的朋友，很想拍到有视野冲击力的金黄金黄的北梭甜柿，我们也想拍一些好看的柿子图片，回去好制作“柿柿如意”“红红火火”之类的视频发朋友圈。

于是大家纷纷央求陪同我们采风的大成镇分管领导谢建清副书记，谢书记解释说，现在果园里的柿子都被套上了特制的木浆蜡质纸袋果套，用来给柿子防虫、防晒、防水——原来北梭甜柿从春天开花到晚秋成熟，历经三个季节两百多天的时间里，都是不喷洒任何药物的。谢书记说他只能试一下，看能不能让果农拆几个袋子下来给我们拍，但不能保证拍摄效果。

于是，我们满怀期待地直奔北梭村甜柿产业基地。

果然，绿色柿子林里都是星星点点白色——每个甜柿都被白色的特制果套包裹着。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样子。

略感失望之余，又感叹果农的辛苦——那么多的柿子啊，一个一个套上果套，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一念及此，便都不忍让果农拆开来给我们拍照了。

回来的路上，非常意外地在路边遇见一小片甜柿林，柿子树上的柿子居然没有套袋子！橙红橙红的，品相鲜美、艳丽，错落有致地挂在树枝上。

我们如获至宝，调动所有艺术细胞，用尽了构图方法，终于拍到了几张想象中的柿子图，我曾经学过美术，摄影技术不咋地，但构图方面有着天然的感知。

我将自己拍的“北梭甜柿”第一时间发到采风群。回到家再打开朋友圈，发现大家发的“甜蜜大成”或“甜蜜北梭”微信动态，用的全是我在路边拍的那几幅柿子图。

一湖含山海，风华向世界

■ 卢盛敏

世界会客厅：静水深流的开放胸襟

城市的湖水所占的格局，应当与城的高度一致。

以湾区为核心着眼点，香蜜湖不再拘泥于本地的界限，而是向世界张开臂膀。过去所称的闲适湖畔，今已化为全球性都会的接待区。有国际交流中心作依托，各种高规格会谈、文明互动得以展开。双语街区不设壁垒、不生隔阂，友好服务站以善意相迎，各民族、诸语言者可在此共存、彼此接近、自由往来。

有次我看到一位外来的朋友坐在湖边咖啡馆中，以尚不纯熟的汉语同服务生说话，彼此微笑。此时所见的湖光山色不单是各种文明的调和、国际风情的体现，亦可称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类的湿润。香蜜湖之开放从无数作的成分，是发自本性的从容——它已观察过许多涨落的潮水，因而能容纳；它曾托起无数人希望的实现，所以没有拒人千里之感。

湖映山河：一池碧水中的时代答卷

香蜜湖由湖畔一角发展为湾区中心乃至世界性地点，其变化正好可作深圳开放、向上成长的实例说明。

所言之景非江海的汹涌雄浑，而是用静水无言之力来记录城市变化、应对时代潮流。一边有书香与烟火交织的温情现实，有城市的本源思考；一边又具有国际眼光的远大志向，走向时代前沿。依山水而立、凭人文而存、借开放而飞，香蜜湖挣脱小局限限，在湾区乃至全球语境中展开对新时期的描绘，写出当代的风采与气度。

按我的想法看，香蜜湖所蕴含的最深刻启示，大概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回答：当城市迅速发展的时候，怎样不失去本心、不冷落人情？有关的答案倒是很简单，就隐于一池碧水之中——它知道从何而来，因而有根；它能照见四季之光，因而有容；它奔向大世界，因而有远方。

香蜜湖风而动，湖面倒映山河。所见之水是碧色的、有历史的，亦是时代的亮色。这里保存深圳的生活本源，又让湾区充满动力，对远方诸国也作从容展示与延伸。

一湖收万象，一城接山海。现在所称的香蜜湖，并非缺少人情，亦不缺世界眼光；不是只顾过往，也非无望于将来。按潮来定序，依城作篇章，用开放的态度、包容的心胸——如此的香蜜湖正走向世界，恰是深圳、恰是时代、亦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美妙风光。